

第四章 美國「國內」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運動的反應：拜登政府、美國國會與國內民意

陳亮智*

壹、前言

從表面上看來，「俄烏戰爭」與美國「印太戰略」兩者之間似乎並不相干——一個是發生在歐洲東部的地區性戰爭，一個是美國於印度太平洋地區所推動制衡中國勢力擴張的巨型戰略（grand strategy）。然而，在本質上，這兩件事卻是有高度的關聯性，其關鍵便是俄羅斯與中國的「結盟關係」。¹ 由於莫斯科與北京兩者皆是屬於威權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ism state），它們本身即強烈地批判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另外它們也是所謂的修正主義者國家（revisionist state），亟欲挑戰並改寫二次大戰之後由美國與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因此，俄中兩國與美國的戰略競爭本身是極其複雜的「雙重複合競爭」（dual complex competition），它既包含屬於「地緣政治與權力平衡」的國家權力抗衡，也涵蓋屬於「政治體制與價值信念」的意識形態對峙。與莫斯科所不同的是，北京是目前在外交、經濟、軍事與科技等各方面最具實力對華盛頓與全球構成挑戰的強權。²

*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結盟」（coalition）是一種不同團體之間在戰術上的組合，在此之上，團體將足夠強大而能運作，而結盟者可以在此組合中分享權力。參照 W. Phillips Shively, *Power & Choice: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McGraw-Hill, 2007), G-1;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聯合」（alignment，另譯為「合作」）是指國家因為共享利益，於是它們合作採取行動，並且在當中進行協調行為，但是它們並無簽訂正式協定。參照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and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2007), p. 83. 而「同盟」（alliance）係指國家在軍事安全議題上透過正式條約的簽訂進而達成互相合作的組合。

²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Guidance*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2021), p. 8; Joseph R. Biden, J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2022), p.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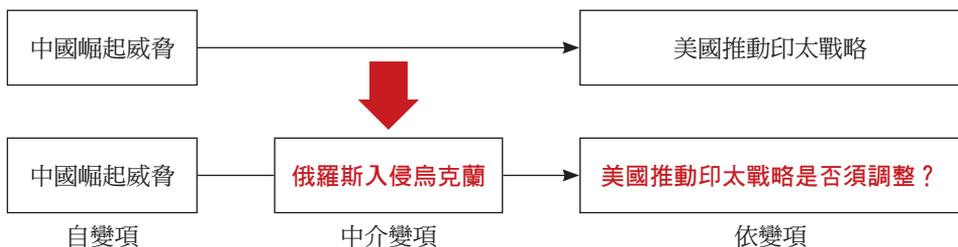
也因為如此，俄烏戰爭對美中兩強的戰略競爭具有強烈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即戰事的進展與結局會深刻地影響北京與華盛頓是如何看待彼此的攻與防。一個合理的假說（hypothesis）是，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獲得勝利，中國將因此獲得鼓舞而更具侵略性，美國方面所承受的壓力將更為升高。反之，倘若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遭致挫敗，中國將因此得到警惕而更顯保守謹慎，美國所承受的壓力將得到某種程度的舒緩。

本文旨在觀察、探討美國「國內」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兩者連動關係的反應。針對「美國是否因為俄烏戰爭而必須調整其印太戰略」的問題，分別從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決策高層官員、美國國會以及國內民意三個面向進行探討。固然，影響美國是否因為俄烏戰爭而調整其印太戰略的變數有許多，例如俄烏戰爭的勝負結果以及中國對印太的威脅程度等。但是從美國「國內社會」檢視有關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連動的反應，是協助我們透過一個「更大的美國視野」（a bigger American perspective）觀察美國如何看待其是否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而必須調整原已在進行的印太戰略。有關本文的解釋架構，請參照圖 4-1。³

貳、拜登政府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的表述

有關美國印太戰略是否因為俄烏戰爭的影響而出現變化，總統拜登（Joseph Biden）的說詞最為關鍵，也是最具權威性。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會面中，拜登表示，俄烏戰爭是全球性地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的威脅，包括亞太地區也是；俄羅斯所發動的戰爭不僅僅是對歐洲，同時也是對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繁榮進行攻擊。因此美國除了反對俄羅斯發動戰爭以外，同時

³ 因為篇幅的關係，本文先不細究「美國是否因為俄烏戰爭而必須重新調整印太戰略的原因」，「若須將資源移至歐洲，美國如何繼續應對印太挑戰」，與「美國能否同時兼顧兩個戰區及其原因」等問題，而是將重心置於「美國是否因為俄烏戰爭而必須調整其印太戰略」之問題。



華盛頓面臨相關的問題：

是否因為俄烏戰爭而必須重新調整印太戰略？

若是，為何？若不，為何不？

若須將資源移至歐洲，如何繼續應對印太挑戰？

美國能否同時兼顧兩個戰區？

若能，如何能夠？若不能，為何不能？



美國反應之一

(視美國為一行為者，觀察其對外行為)

美國反應之二

(視美國國內有不同部分，它們對該議題有其回應)

圖 4-1 美國「國內」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連動之反應觀察架構圖

也密切關注中國對俄烏戰爭所採取的立場與行動。拜登同時表示，在俄烏戰爭過程裡，亞太地區的安危依舊是美國的優先順序，華盛頓會繼續強烈且迅速地實行印太戰略，並向印太地區投注更多的外交與安全資源，以應對中國在此試圖建立勢力範圍的企圖。⁴ 2022年5月24日，拜登於美日澳印四國領袖在東京所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SD or Quad) 高峰會議中再次強調，俄烏戰爭給予世界的啟示是建立一個「自由與開放」印太區域的必要性。雖然四國在會後的聯合聲明沒有具體地批判俄羅斯入侵行為，但是四國主張反對「一切以武力改變

⁴ “Remarks by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of Singapore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March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Lee+Hsien+Loong>.

現狀的企圖，特別是在印太地區」，強調將共同致力於實現「全面且堅定的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⁵

除了拜登總統以外，拜登政府的國安高層官員對於俄烏戰爭後的美國印太戰略之看法與立場可謂相當一致。首先，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ck Sullivan）於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夏威夷與日本及韓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官員亦舉行了美日韓三方的國家安全諮詢會議。蘇利文對此表示，美日韓是在共同討論捍衛自由與開放印太區域的聯盟；認為美國海軍通過台灣海峽是符合國際法的規範，因為該水域是國際水域，美軍保有航行自由的權利，同時也是表明華盛頓對一個自由開放印太的承諾。⁶ 其次，2022 年 5 月 26 日，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演說時表示，俄羅斯所發動的戰爭是對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及對和平與安全基礎的直接攻擊；儘管戰爭仍持續再進行，美國將繼續專注於對國際秩序最嚴重的挑戰——中國威脅。美國的基本策略將保持「投資」（invest）、「聯合」（align）與「競爭」（compete），其中對印太地區更是如此。⁷ 再者，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於 2022 年 6 月 11 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即表示，美國誓言要協助亞洲國家對抗中國的霸凌行為，並稱要避免印太區域重蹈俄烏戰爭的覆轍。奧斯汀進一步表示，雖然歐洲的戰

⁵ “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Ma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Quad>.

⁶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Adrienne Watson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Trilateral Dialogue with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August 30,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30/statement-by-nsc-spokesperson-adrienne-watson-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trilateral-dialogue-with-japan-and-the-republic-of-korea/>; “U.S.,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National Security Counterparts to Meet this Week,” *Reuters*, August 30,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japanese-south-korean-national-security-counterparts-meet-this-week-2022-08-30/>.

⁷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事分散了美國的精神與資源，但是印太地區仍是位處華盛頓國家戰略的核心。⁸

從以上拜登政府國安高層的發言來看，很顯然地，美國對印太戰略的推動並未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影響而有所退化或改弦更張的跡象。華盛頓依然將北京視為是最主要且最危險的戰略競爭對手，而印太區域的安全、穩定與秩序仍然是美國總體戰略的重心，因為中國已在印太區域大幅地擴增其影響力，是美國在此最為棘手的安全課題。固然，俄烏戰爭確實分散並消耗了美國許多的注意力與資源分配，但是在戰爭爆發之際，拜登總統即宣布美國不會派兵參戰，而是會以其他的形式援助烏克蘭。⁹ 對此，本文認為這便是美國並未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而「轉移」或「削弱」印太戰略。相對地，美國則是堅持繼續推動印太戰略，並且在許多面向，包含政治外交、經濟投資、軍事部署、科技研發、資源開發與公共衛生等加大對印太地區的資源投注。

參、美國國會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的討論

就俄烏戰爭而言，基本上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是支持烏克蘭的領土與主權完整，反對俄羅斯發動戰爭。在戰爭之前，美國參議院於 2022 年 2 月 17 日便通過第 519 號決議案（S.Res.519），表明美國支持獨立與民主烏克蘭，反對俄羅斯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或是其他目的作為；決議中也譴責俄羅斯於 2014 年企圖吞併克里米亞，同時亦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駐軍超過 15 萬。¹⁰ 在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眾議院在 3 月 2 日通過

⁸ Lloyd J. Austin, "Remarks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s Delivere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1,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059852/remarks-at-the-shangri-la-dialogue-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

⁹ Zachary B. Wolf, "Here's What Biden Has said about Sending US Troops to Ukraine," *CNN*, February 24,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24/politics/us-troops-ukraine-russia-nato/index.html>.

¹⁰ "S.Res.519 - A Resolution Supporting an Independent and Democratic Ukraine against Any Further Russian Military Invasio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Congress Gov*, February 17,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519/summary/00>.

第 956 號決議案 (H.Res.956)，表明支持烏克蘭人民，要求俄羅斯立即停火，並且軍隊必須全面撤出烏克蘭國境。該決議支持使用制裁方式以孤立莫斯科政府，並敦促美國政府與盟友共同向烏克蘭提供防禦性的安全援助。¹¹ 事實上，從戰爭爆發以來，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不只提供烏克蘭許多政治與外交上的支持，包括組成高級別代表團訪問基輔，同時也邀請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娜·澤倫斯基 (Olena Zelenska) 到美國國會演說。另外在經濟與軍事上，美國國會則是對烏克蘭提供大量的援助，包括 3 月批准第一個補充援助計畫 (金額為 136 億美金)，5 月再批准第二個援助計畫 (金額為 400 億美金)，以及 9 月公布並準備通過的第三個援助計畫 (金額為 123 億美金)。¹²

在此同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對於中國威脅與印太安全並未因為歐洲戰事而出現忽略或不聞不問。相對地，因為前述「莫斯科與北京」及「歐洲與印太」的緊密連結關係，美國國會也在俄烏戰爭的脈絡之下，積極並熱烈地討論美國此時應該如何實踐其已經在推動的印太戰略。以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為例，委員會副主席里奇 (James Risch) (共和黨籍，愛達荷州) 便認為，印太地區仍是美國的優先戰區，因為中國在此對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已經構成嚴重威脅，而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必須被制止。美國必須在保衛印太與歐洲的安全上肩負更強大的領導責任。¹³ 同樣地，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方面，3 月 10 日該委員會舉行了有關美軍印太司令部與駐韓美軍司令部的聯合聽證會，當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里德 (Jack Reed) (民主黨籍，羅德島州) 與副主席參議員因宏 (Jim Inhofe) (共和黨籍，

¹¹ “H.Res.956 – Supporting the People of Ukraine,” *Congress Gov*, March 2,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956>.

¹² Bryant Harris, “Congress to Vote on \$12.3 Billion Ukraine Aid Package,” *Defense News*, September 27, 2022,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22/09/27/congress-to-vote-on-123-billion-ukraine-aid-package/>.

¹³ “Risch: Indo-Pacific Must Be Priority, And Putin’s Aggression Cannot Be Ignored,”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4, 2022,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rep/release/risch-indo-pacific-must-be-priority-and-putins-aggression-cannot-be-ignored>.

奧克拉荷馬州)皆表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際,中國在印太區域對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威脅也越來越嚴峻。中國的挑戰不只來自於它本身大量且快速的軍事投資,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在各方面學習美軍的作戰經驗與準則。對此,印太司令部與駐韓美軍必須做好準備以確實履行美國在此地區的策略。¹⁴

在眾議院部分,眾議院外交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亞太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Central Asia, and Nonproliferation)於2022年5月19日舉行了主題為「烏克蘭危機:對美國印太政策之意涵」(The Ukraine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聽證會。其中與會的學者專家表示,俄烏戰爭的經驗顯示雖然在戰爭初期中國對戰事的態度有些躊躇不明,但是許多跡象仍證明北京與莫斯科是緊密的戰略夥伴。今日在歐洲所發生的戰爭,明日也極有可能會在亞洲地區或印太區域發生。因此,美國的印太戰略必須盡早做好準備,華盛頓必須盡快將它在印太區域的盟友團結在一起。¹⁵ 小組委員會主席眾議員貝拉(Ami Bera)認為,北京必然密切關注俄烏戰爭的發展,並且從中汲取教訓。美國也必須記取歐洲戰場的經驗——如果華盛頓修復其與北約及歐洲盟友的關係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了正面的意義,則它在印太地區也必須如此努力。¹⁶ 此外,2022年3月9日,眾議院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也曾舉行了題目為「國家安全挑戰與美國在印太的軍事活動」

¹⁴ “Opening Statement of U.S. Senator Jack Reed, Chairman,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March 10, 2022,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INDOPACOM_USFK%20Posture%20Hearing%203.10.22_final.pdf; “Opening Statement of U.S. Senator Jim Inhofe, Ranking Member,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March 10, 2022,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03.10.22%20Inhofe%20Opening%20Statement%20at%20INDOPACOM%20USFK%20Hearing%20for%20Website.pdf>.

¹⁵ Hearing Transcrip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U.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ay 19, 2022,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_cache/files/7/6/7680256d-b370-4cb6-9e8c-0a1496703c44/756A7CDAE47563FDC95CFDE177CA0F9E.05-19-2022-hfac-apcan-hearing-transcript.pdf.

¹⁶ *Ibid.*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U.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聽證會。針對俄烏戰爭所造成的影響，與會作證的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 (John Aquilino) 上將表示，俄烏戰爭確實增加中國對台動武的可能性，而解放軍正努力地在這場戰爭中學習，並加速發展其高科技軍事能力，例如高超音速武器與核武。對此，美國必須在印太地區做好準備，同時與盟國一起行動。¹⁷

根據上述對美國國會的觀察，在「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的命題上，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的反應可謂極為相似。一方面，國會充分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而且不只是政治或精神上的聲援，在作戰與民生最為需要的部分，美國國會也依次批准金額龐大的援助計畫。對中國威脅與印太戰略，若干美國國會議員以及在參眾兩院所屬的外交與軍事委員會當中，很明顯地是，他們的意見多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不應該受到俄烏戰爭影響而退卻。相反地，美國必須努力從俄烏戰爭中學習並記取教訓，繼續強化其在印太區域的作為，特別是與盟邦及夥伴共組一個強大的聯盟。

肆、美國國內民意對「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的看法

另一個從美國國內看「俄烏戰爭與印太戰略」之關聯性的問題是從美國民眾的角度出發。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於戰爭爆發後在 3 月 15 日所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有將近 1/3 的美國人是支持烏克蘭，而有將近 1/2 的美國人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嚴重地危害到美國的利益。¹⁸ 此外，47% 的美國民眾是贊成拜登政府對俄烏戰爭的回應，反對者則是 39%。就政黨傾向來說，支持共和黨者與支持民主黨者基本上是

¹⁷ “Statement of Admiral John C. Aquilino, U.S. Navy Commander, U.S. Indo-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Indo-Pacific Command Posture,” *Congress Gov*, March 9,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117/meeting/house/114487/witnesses/HHRG-117-AS00-Wstate-AquilinoJ-20220309.pdf>.

¹⁸ “Public Expresses Mixed Views of U.S. Respons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5,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2/03/15/public-expresses-mixed-views-of-u-s-response-to-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贊成美國必須與盟邦一起合作以應對烏克蘭危機（支持共和黨者 73%，支持民主黨者 85%，整體為 79%）。¹⁹ 至於應對的方式方面，85% 的美國民眾贊成繼續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反對者 13%），77% 的美國民眾贊成美國應該在烏克蘭邊境的北約盟國中保持大量的駐軍（反對者 21%），69% 的美國民眾贊成美國應該接收大量的烏克蘭難民（反對者 29%），但是只有 35% 的美國民眾贊成美國應該採取軍事行動（即使冒著與俄羅斯發生核武衝突）（反對者 62%）。²⁰ 整體而言，美國民眾是關注俄烏戰爭的發生，而且多數的美國人是採取支持的態度；亦如前述的調查結果，多數的美國民意是支持採取經濟與其他的制裁措施以反制莫斯科，但是對於採取軍事行動則顯得低度支持；也因為戰爭的關係，美國民眾對俄羅斯與普欽（Vladimir Putin）則是出現極度負面的觀感。²¹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更有許多美國民眾將俄羅斯視為是美國的敵人，其對美國的安全、利益與國際領導地位均構成嚴重的威脅。皮尤研究中心在 4 月 6 日再發布另一項調查報告，其中指出，10 位美國人當中有 7 位是視俄羅斯為敵人（enemy），而且在短短的 1 月到 3 月期間，比例從原先的 41% 急遽上升至 70%，而視俄羅斯為競爭者（competitor）的比例則是迅速下滑（從 41% 降至 24%）。不論是共和黨支持者或是民主黨支持者，兩者視俄羅斯為敵的看法是轉趨接近。²² 也因為俄羅斯的敵意與威脅，美國民眾整體對軍事同盟與北約組織的態度也呈現支持與正面的態度（支持同盟為 67%，支持北約為 69%）。²³

¹⁹ *Ibid.*

²⁰ *Ibid.*

²¹ Frank Newport, "What We Know Abou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kraine," *Gallup*, March 18, 2022, <https://news.gallup.com/opinion/polling-matters/390866/know-american-public-opinion-ukraine.aspx>.

²² "Seven-in-Ten Americans Now See Russia as an Enemy,"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6,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4/06/seven-in-ten-americans-now-see-russia-as-an-enemy/>. 類似的調查結果也出現在蓋洛普（Gallup）的報告中，參照 RJ Reinhart, "U.S. Public See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s Critical Threat," *Gallup*, February 25,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0140/public-sees-russia-ukraine-conflict-critical-threat.aspx>.

²³ *Ibid.*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多數美國民意是將中俄兩國一同視為美國的嚴肅問題（serious problem）。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 4 月 28 日的追蹤調查顯示，62% 的美國人認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結盟對美國安全與利益構成嚴峻的挑戰。²⁴ 整體而言，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對俄羅斯的負面印象也出現在對中國的觀感上。就中國崛起而言，67%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已是超級強權（superpower），並且是美國的主要威脅；82% 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的看法，並且有 62% 的美國人將其視為競爭者（視俄羅斯為競爭者的比例為 24%），25% 的美國人將其視為敵人（視俄羅斯為敵人的比例為 70%）；66%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²⁵ 就經濟比較而言，43%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的經濟強權，但也有 43%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已是世界第一的經濟強權。而在軍事比較上，70%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仍是最強的軍事大國，而有 19% 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才是最強的軍事大國。²⁶

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美國民意如何看待印太戰略？是以歐洲戰區為重？是以印太戰區為重？抑或是兩者兼具？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2 年 9 月 12 日的調查顯示，有 57% 美國人認為俄羅斯是對手（adversary），而有 53% 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手（22%）或敵人（rival）（31%）；4% 美國人對普欽表示肯定，10% 美國人對習近平表示肯定。²⁷ 據此，雖然莫斯科的「負面指數」比北京高，但是兩者的差距並不明顯。此外，該協會於 9 月 15 日再公布另一項調查，有 50% 的美國人認為歐洲是攸關美國軍事安全最重要的地方，

²⁴ Christine Huang, Laura Silver and Laura Clancy, “China’s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Seen as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8,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4/28/chinas-partnership-with-russia-seen-as-serious-problem-for-the-us/>. 也請參照 Justin McCarthy, “About Half Say U.S. Military Is No. 1 in the World,” *Gallup*, February 25, 2022, <https://news.gallup.com/poll/390356/half-say-military-no-world.aspx>.

²⁵ *Ibid.*

²⁶ *Ibid.*

²⁷ Dina Smeltz, “Americans More Threatened by Russia Than China,”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more-threatened-russia-china>.

21%的美國人認為是亞洲，19%的美國人認為是中東；平均超過半數以上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在北約盟國駐軍。²⁸ 有關前述之歐洲（50%）與亞洲（21%）的落差，其可能的合理解釋是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以至於多數美國人認為歐洲戰區對美國的軍事安全影響最為明顯。相較之下，即使印太區域深受中國軍事的威脅，但因為沒有發生戰爭，於是對美國民意而言乃屬次要（secondary）。再者，即使多數的美國民意認為歐洲比亞洲更重要，但並不表示美國民眾會捨棄或要求削弱正在推動的印太戰略。

伍、小結

從美國政府主管國家安全的決策菁英，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及美國國內民意三個面向檢視「俄烏戰爭」與「美國印太戰略」的關係，本文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雖然迫使美國必須將其能量（energy）與資源（resources）分配到歐洲戰場，但是這並沒有讓華盛頓放棄或者弱化其在印太區域所推動抗衡中國的計畫。相反地，美國是持續地實踐印太戰略。而此作為有來自於決策菁英的理性選擇，也有立法機構與國內民意的支持基礎，更有大國競爭脈絡下的自然驅使。就政府行政部門、國會立法部門及民意三個部分而言，它們對俄中兩國結盟所形成的衝擊幾乎達成一致的共識，即兩個威權主義與修正主義者是美國安全與世界秩序的嚴重威脅。至於華盛頓是否應該放棄或放緩其印太戰略而就歐洲戰區？抑或是應該割捨或疏離歐洲戰場而就印太區域？很明顯地，美國並未單純地「二選一」，而是選擇同時兼顧著兩大戰區。這相當程度是源自於俄羅斯與中國的結盟，而它們又將歐洲大西洋（Euro-Atlantic）與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串連在一起，於是美國與其盟友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兩個戰區的挑戰。²⁹

²⁸ Dina Smeltz, "Americans See Europe as Most Critical Region for US Security,"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americans-see-europe-most-critical-region-us-security>.

²⁹ 參照：Luis Simon, "Bridging U.S.-led Alliances in the Euro-Atlantic and Indo-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ridging-us-led-alliances-euro-atlantic-and-indo-pacific-inter-theater-perspective>.

